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

詠  
琴  
船

PDG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記

靖州鶴山書院記

某忝禔間嘗仕 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  
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莫習  
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刺部守  
藩粗更民事 先帝察其可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  
召之居數年又以罪及徙湖北之靖山囚瀨繫不通  
於中州益得以靜慮激神循念曩好寓館之東曰純  
福坡五老峯位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巖立其  
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剔菑翳為室而居之安

土樂天忘其已之遷也廼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背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老梅穉杉灌木叢篠又將尋歲寒之盟某息游其間往輒移晷而樂極生感咏餘興嘆或靳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爲子喜而子戚諸曰不然也君譬則天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君譬則親也槌之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而熱焉則愈疏也或曰有一不慊則僂焉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產天地之產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天德終孝子之身不足

以報親恩而余也猥繇寒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  
末夫使諫行而澤下事稱以意隱斯亦報國之常分  
耳顧無能然髮之益迺蹈浚常之戒自貶過涉之咎  
祇以病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尚以自靖自獻為足乎  
昔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衆允而  
後晉也夫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嘗  
於所發乎過位必色過闕必下路馬必式懷乎十自  
之所眎所以廣敬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五  
聲赫乎上帝之有臨所以蓄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  
信友無幾微之或作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證諸  
民以及於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毫髮之不合重發



言之機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盡言而人不已而  
余也又有一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嫌汲汲以  
未深也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惡數數以取疏也衣錦  
駁衣裳錦裝裳盧皓皓以取汙也謹爾優游勉爾道  
思已心悻悻以忘君也而余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  
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賢則親之  
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  
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吾孔孟之罪人耳  
矣於是識其語於室以自儆

強齋記

寶慶元年高侯德文自姑蘇介余友毛誼父而請於

余曰昔朱文公嘗以強齋名吾所居室子爲我書之  
蓋侯仕淮右嘗以輸平鄰壤折虜驕慢有聞于時其  
後監登聞鼓院憂職盡言余其慕之今行年七十有  
六而服行文公之訓強善無數余曷敢曰不可亡何  
侯以書來曰善矣子之札也去無併記諸余謂誼父曰  
人之患制於欲則悞初於習則安氣柔則沈于衆形  
躁則苦其難有一于茲策之而莫前而侯也誘怵弗  
渝華皓益堅則所謂強者侯其知之矣而奚資乎余  
言雖然吾請爲義文試誦所聞焉今夫天地四方與  
人若不相涉而古人謂此爲男子之所有事矣事也  
晦明寒暑日夜相代乎前此莫非事也而人由乎其

中不知其爲己之所當事也是故易之大象凡六十  
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  
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人發此二象示  
人以所當事者不爲不切至矣然而日爲衆陽之宗  
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曰自強何哉天左旋而日  
右轉其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  
周蓋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之運  
而天之行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  
度而日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強健而無息非天行不足  
以當之先正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一呼吸是  
謂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萬三

千六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之強而無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爲善其自強而不可息也蓋亦無與乎他人矣天之行也左旋右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無間人之爲人將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爲大化所驅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天固不斷乎人之知人之爲善也而必斷乎人之知顧得謂之自強乎嗚呼侯之請也余之記也是將愈言而愈失矣謹又以告侯請書是爲記以庶幾古人求箴儆于國人之義侯名之問字德文家故通徒嘗昌四舉禮部馳聲腹產其馴行可紀蓋不但如前所聞云

夔州重建州學記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修學官成以書抵某曰夔  
故有學自淳熙之季帥守某侯某嘗撤而新之僅歷  
三紀蠱壞弗治今軍器監丁侯黼與轉運判官王君  
觀之嘗議更葺且病其門術弗正也爲審端焉各捐  
錢二十萬市材於恭澗黔市竹於夔安天寧旣賦丈鳩  
功會丁侯召去余實來乃與王君卒其事各增錢  
千萬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訖寶慶元年之五月禮  
殿講堂齋館門序次第一新而雲章有閣從祀有象  
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氏五桂樓  
今復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苞涵筦庫黜陟

陶甓率視舊加隆役成帥士者修舍萌之禮余又念  
堂曰明倫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孟切於倫  
理者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實之士謂是役不可無  
紀也以惟子也請顏某不佞何足以與乎此雖然嘗  
聞之斯民也三代之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  
則亦有幸不幸焉三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爲詳今  
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之法師氏王宮之教鄉遂  
屬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參之諸書則自二十  
五家之問爲塾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所以  
合國人弟子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由是  
外之黨庠并之術序并之國學不特王公大夫士之

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小樂正教以威儀也  
大樂正迪之以義理不特齒及賓介也郊人之䟽賤  
亦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案比也中  
年而校其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降至三等  
之國亦如鄉制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仁義禮智之性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民所同有也而行之  
不著習矣不察是故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建之學校庠序則所以爲之耳目尊其所嚮使充是  
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而無不盡  
其分焉是先覺先知者之責至重而不輕也又慮其  
篤近而遺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聯以并收書以比閭

合以射鄉考以節授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不相屬  
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動息有養所謂人有  
士君子之行者非虛語也自上失其道莫知所以君  
之師之上以權謀利祿爲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  
爲取寵之資於是小有才者捷出居近利者速化至  
科目之設則士自童習已有計功求獲之志而俗日  
以卑其間豈無不待文王而興者然不能皆爾而況  
小有才則溺愈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記覽而謂之學  
詞采而謂之文虛無而謂之道襲訛承陋不自覺知  
甚者則有口談儒術心是異端者焉夫后王君公大  
夫師長學校庠序本所以爲時人之耳目使知有廣



居可居正位可位大道可行也而于百年間爲之耳目者  
反有以誤其所向俾之曠安宅舍正路倒行逆施佞  
倖然無所歸蓋至于本朝之盛諸儒迭出正學中興  
然後士識所趨知有人己義利之辨然而二百年間  
篤信而力行者猶可枚數則以淙濡既久自奮維艱  
嗚呼生於三代者果何其甚季和周始於后稷夏商  
終於杞宋皆二千餘季有國聖賢後先治化休盛明  
倫立本其效固若是而秦漢以下亂浮於治土鮮常  
心則爲人耳目者亦嘗思其故乎蔓地雖陋而接壤  
二蜀蜀之學者自先漢之初已能方駕齊魯故史謂  
巴蜀好文雅今夔之諸郡則已之故壤也重以孔明

子美之所熏漬質實而近本况今幸生諸儒之後理  
義精明乃牧乃監又相與爲之耳目以導之使趨然  
則如前所謂揣摩迎合爲利祿計者士既知所耻矣  
則反其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得爲士亦知所勉  
哉謹以是復于侯而識諸性石侯名鼎常爲宗正丞  
兼駕部郎官今以直敷文閣鎮夔蜀可以崇化善俗  
者無不爲也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  
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居之室予爲記之余始  
聞其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

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歷所不能筭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爲昏爲愚爲庸爲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爲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作逸作僞爲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爲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官深文爲巧者則於是激而爲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爲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爲記以申之而此義益廣然而未能以釋然于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

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  
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  
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  
彼者必闡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具曰予聖國  
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具曰予知驅諸畧獲簡筌而  
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爲拙也周子曰余病世  
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過其逐  
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  
坤之光變乾而爲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  
明來自外火爲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爲坎坎內實也  
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爲內明明乎中

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術知麗物而志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不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爲記

### 仰高堂記

廬陵曾無疑名堂以仰高其業在車聲之卒章其義在表記子言之之三章朱文公爲書其額厥旣三十有一年而未有以記之馳書渠陽屬余余謂表記雖莫知誰作而要言精義經居其多是章自仁有數而

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爲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爲終  
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  
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  
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  
之爲詩者大抵若此春秋卿大夫之所賦答洙泗諸  
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誦道豈必盡同而亦  
未嘗相戾也二五之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  
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一故惟理明義精則聲  
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羣怨隨遇有發豈  
必言自己出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  
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

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必曰周大夫刺幽王也而放之詩自楚茨至車牽凡十篇皆未有以見其必為風刺況曰高山之可仰也大道之可行也秉牲之不息也六轡之相應也則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駢駢雖雖蓋有見賢思齊不肯自己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是乃人心之至正而天理之不可掩焉者也今以惟毛鄭之聽以為疾癘妙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無疑其遂以表記之去而書諸室

息斯遊斯於以求仁莫近焉而奚以吾言為雖然無  
疑之請也塵不可終無一言以輔仁也夫仁聖人所  
爭言也必問而後有言然且未嘗有所指而言惟乾  
之文言指元為仁至復之六二始曰休復之吉以下  
仁也則又指初之不遠復為仁矣何則復之初即乾  
之元也自遇而上陽伏於陰至剝之坤銷鑠殆盡而  
介然一復之頃全體皆具其在人焉凡一念之萌合  
末而趨本遠罪而遷善者皆仁也此非壯於克復者  
不能而二之休復則知所仰慕以進乎仁者也嗚呼  
無疑孜孜於是訓則既知所仰慕矣故余願以乾復  
之義申致其愛助之私焉無疑名三異於是生四百



四十五甲子去

積善堂記

前知普州家侯李文以書抵某曰災不佞紹先人遺業廬身州縣踰四十年敬共夙夜幸無顛越今浸迫耄期興念厥紹不以控于執事死且不瞑父之先廬蓋五閏之季少鄉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撤而大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太中公合而葺之開禧三年燬于里火災大懼室神賓戚無所於位毫積守繫凡十有五年以潰于成重惟評事所營在積善坊則今成室之地也於是坊名名室示不忘其初且俾後人斯言之依勿替有引子其為我發之余每惟

聖賢垂訓惟盡所當事而無計巧斲獲之心焉是所以  
異乎善惡報應之說而攷之于書于易則有曰作  
善降之百祥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韻語相傳若有  
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以教有同乎曰否不然也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雞鳴而起孳孳爲善美自朝至  
晷非必盡與物接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也  
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顏子在陋巷一  
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變濟時及物之功世之  
稱爲善者必曰舜顏嗚呼吾之所謂善其諸異乎異  
端之謂善與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  
於性性命於善也率是而行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

所不欲則何往而非善朝朝莫夕油油翼翼異如弗  
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我愛也夫亦自盡其敬焉  
耳明發不寐洞洞屬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  
神之所嚮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耳私朝齋沐書命  
習容非以求知於公所也日莫人倦齋莊正齋非以  
要譽於鄉黨也吾知循理盡分而爲之他人何與焉  
不敢侮於人所以自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  
欺焉侮焉人無加損而是心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  
在我矣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  
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  
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又况人之言行或誠或偽或公或私

惟家人爲不可欺夫使刑善於家聲幸氣感父父子  
子兄兄弟第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閭閻之  
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  
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禮禮義皆由  
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  
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  
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願相與  
切磋究之家民源深委天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  
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今以朝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  
五年矣

大學之道必誠其意必謹其獨凡以求其本心而毋  
失焉耳夫天與人一氣也人與萬物一體也雖誠無  
爲幾則已動已所獨知人未有不知是故聖賢之教  
因其有是實理也爲之建學立師以申其義焉使人  
即事親敬長之近充之於仁民愛物之廣隨事體習  
必著必察如是而爲仁義禮知之性如是而爲惻隱  
羞惡是非辭遜之情苟有絲毫之不合則僥焉不能  
以斯須其曰必誠必謹云者舍是則爲失其本心不  
足以謂之學爰自科舉取士士讀聖賢之書相與講  
切究圖昌嘗不知此理有如詞華之喪志記問之溺  
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

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眾皆知辭而闕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逾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為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命况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此不惟待已之涼亦望人太淺其為不誠不謹亦甚矣竇慶初余以臯戾徙靖始亦陋其主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悅故寡欲易足士不知有科舉

之利故質實近本祀事往往用尸雖功細亦疏食以  
終喪吉凶不以佛老無塔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大  
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然然則斯民也視  
小有才而居近利者固不可同季而語矣甘受和白  
受采使因其去本未遠而有以開導扶植焉視他邦  
不既易易乎昭武饒君敏學故朱文公弟子子也為  
令黔陽紓滯救乏摧姦抑彊威行令孚粟行財物思  
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有學于治寺之東自嘉  
泰後錢君衢移之縣西南羅君方時又為禮殿餘悉  
未備饒君始為門墻繼葺殿屋堂堂齋館庖福庭無  
以次畢具又為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祀金貝士單

銓此其役事謁記於余夫饒君之所以厚其民者若此余雖不敏敢不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反諸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興學之意云

君子堂記

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爲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名以君子屬其書之且曰爲我叙所以作竊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爲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驗陰陽於玄根會八卦於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夫惟理明義精是以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屈伸清濁之分此在晚學不容復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疑焉



荷華之於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蒲萹芣有  
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謂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子  
而不可得之詞說鄭詩者謂刺勿忘之用目小才居上  
美德在下其於刺忽之義容有可言而用目之義則為  
得之若夫陳詩箋傳以小序為據則指為男女相悅  
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鉅人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  
此而安得以相悅少之疑當為泄治諸賢真道不容  
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憂  
之憂大抵詩自齊魯韓毛以後士棄其德性之知以  
奔走於訓故之末矧今毛傳孤立故為詩者益固因

先生蓮說益信二詩之義皆爲思見君子故以復于  
陳侯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資州中和宣布之樓記

資枕山爲州風氣環合前人規置之盛如蓬萊閣博  
雅堂率爲蜀郡稱首乃自牙堂之北華離淺曲位鄉  
乖方古之諸侯自路門而後朝寢堂室牖戶房夾具  
有儀則非以奉已也所以䟽視淪聽儲神習體清政  
令之原也今郡守視侯縱不能盡如古制豈且因陋  
若是廣安安侯爲郡之明年以少府之餘財撤而新  
之堂之北爲重樓崇七尋其脩如崇而加二雉廣去  
二雉步攔周流如梁卧波中爲書室脩廣視樓之半

因惟職在承流思所以布宣德意者乃摘郡人王子淵三詩之義榜曰中和宣布之樓而屬余記其事余每謂是三詩者必得古音之遺而有司失其傳爲可恨也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爲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牡以勤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直者華以布宣主德爲使臣之光故太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肄此三雅饗燕射鄉自旅酬奠饌以後即升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夫漢去古未遠邦朝鄉黨之禮已不復講而君臣之樂歌乃

僅守制氏寧公之餘子淵爲益州作是三詩雖不得其辭而所自爲傳則曰太上聖明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故作三篇之詩又曰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然則非小雅之遺意乎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宣帝至謂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而子淵亦自謂詠嘆中雅轉運中律然則非小雅之遺音乎竊意中和之詩以效鹿鳴樂職之詩以追四牡宣布之詩以繼皇華詞義既同而音律亦協使成僮者歌之大學是將以補樂歌之闕而禮樂久廢時人鮮能知者宣帝雖知重之而古禮旣闕不講則亦無所於用故不復有傳焉帝好神僊子淵

勉以二帝三王之道帝尚刑名又安知中和諸詩不  
託是以風而盛德之語非辭予而心卻之也雖然今  
皆不可得而知即詞推義是三詩者當以中和為本  
而非中無以致和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得之  
以宅是心焉喜怒哀樂無所偏倚當此之時其氣象  
為何如苟能隨事著存動中節會則奚適而不和曰  
中曰和夫既不失乎性情之正則職分之安也宣布  
之廣也充而至於上下位育各止其所凡是中之所  
形見也子淵之詩不惟古聲之僅存而中和之義漢  
儒亦罕能深知之故因侯之請併發其義將與登斯  
樓者商略焉侯名癸仲字北望故少保之冢嗣嘗為

宋本原關

十一

二

418 04

11

雖然不可以他屬也某謝不敢廢數年復以請某謂  
先生建圖立書爲孔孟氏興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  
而出之矧春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  
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  
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此豈惟數世  
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  
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  
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  
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  
於黻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所通之經



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  
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  
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  
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祫  
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  
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  
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  
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  
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  
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  
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在

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于學焉故記人識於禮而  
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胡  
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致老莊求易以議  
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救世之法而證往  
古其勦掠一二苟以謹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而號  
曰通今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  
時師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法則龔車踵陌雖求如  
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  
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奮自南服超然  
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  
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

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標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閤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揚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奉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其不奉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君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之而著

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己者今乃以  
先儒之講折既精後學之稗類滋廣苟有纖能小  
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  
與然極其爲害則反有甚於詭覽詞章之溺志者某  
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  
以告之嗚呼山峙谿流風光月霽水華之淨植庭草  
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貌論議風指言言具如在也  
吾鄙蓋相與誦其詩讀其書曷爲其次以思之如生平  
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  
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諸生尚懋敬之以  
毋忘侯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八

記

長沙縣四先生詞堂記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爲廉白  
二州太守曰崇昌徙道之寧遠縣大陽村至商孫虞  
賓之中子從遠又徙營道之西曰廉谿保三傳而爲  
元公故全寧遠營道皆即其所自而爲祠一時守令  
各以記文屬之其旣爲叙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  
君元宗攝縣之四月政修而財裕以餘法用修校官  
具器服又念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仁仲張子敬  
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寓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

父類地於是撤而新之又以屬記于其竊惟古者廟  
事人鬼有萃而無渙故以同氣爲尸非其族類則弗  
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祭於大烝樂祖祭於  
瞽宗有世德而無主後者祭於主國今諸儒別族異  
氏且各有主後而郡國焉得祠之蓋自漢儒始有祀  
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說故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  
縣非其鄉邑則仕國也此亦不爲無據要未能盡釋  
夫萃渙之義欲辭以未達李君固以請曰願有以告  
于邑之士也嗚呼如某之淺陋圖所以淑其身而未  
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又有疑焉大畜之象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行之以乾之剛健居之以

良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  
大象發之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畜其心之德蓋  
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  
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誦四先生言  
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  
正之實於知言而見中誠心性之別於大紀而見皇  
王帝伯之分於張子則見其受學於五峯而有聞於  
仁之訓於朱子則見其受學於延平而有聞於敬之  
訓師傅友習書誦夜講笑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  
能以止健之義畜德於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



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  
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徃徃可以名於人歲月慙  
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又假其  
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  
知也余爲此懼方將內反諸心思所以厚於畜而薄  
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亦且不暇矣李君文肅  
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第也其亦以余言爲然乎黨  
遂以爲記而告諸同志者相與懋敬之毋忽

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

吾友林仲山岳守全日得勅侯仲塗氏讀書遺世乃  
鉅莽築室館士儲書曷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

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齋廬庶稍歲衍日益今  
錫之號榮殆與睢獄高廬西書院相爲儕等今守趙  
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爲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  
書其白願有以告于邦之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  
世適忠定爲政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  
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諾或聞而疑之曰聖  
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爲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  
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學例語以率性得無  
陵節躡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子亳曰民有  
常性周武誓衆于孟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  
是爲羣書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

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  
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  
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  
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去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爲書其  
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極其要  
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  
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鳴

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  
旨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旣得聞命矣其在學  
者則何如其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  
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  
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頌以養至  
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  
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  
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  
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  
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

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謹恐懼以下則人所以末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顧讀者不察耳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實不空矣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以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坎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助聞諸此盍以復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白諾哉是爲記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爲惠民倉君以糶于國人爲

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温陵曾公爲守  
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歲當暑夏之交常苦貴糶  
脫小不登將無所於許蓋公居郡以來貢賦之彛式  
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  
是省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授之數旣增會移鎮豫  
章乃出幣餘酌縣之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  
丞時其糶以備振糶糶已復糶糶已復糶循環無窮  
自長沙善化外爲縣十爲繕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  
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爲令令丞去官郡稽其  
存否爲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其白昔者  
希元之請子爲記之今不書無以較來者余輟然喜

曰余嘗語希元子無患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少府餘財修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任土而制貢賦視季而爲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畜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弱難院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喪天餘法用以給之瘠鰥斷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間相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此天牧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爲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僅爲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

富連任陌貧馱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爲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鄙天壽貧富強弱而莫之戚恤也甚則伺間索瑕陷之罪而襲奪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爲具文相承則移給它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况能清心約已開無窮之惠於暮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爲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固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徂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爲嘉州軍州事推官後



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即  
解之西偏爲直節堂以館先生之象歲久不治寶慶  
三年唐安張君光祖爲嘉定軍節度推官徹而新之  
仍存舊榜而以書抵靖俾某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  
是非督於好惡向背變於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  
月浩渺情偽寂寥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寓俱存  
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况先生之仕于嘉財月餘耳而  
閱二百年惟先生爲不可忘此非可垂而得也先是  
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  
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經排抵二氏  
東諸生始知有正學仕嘉州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

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孝弟  
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爲國子監直講會天子進退  
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求治先生奮不顧禍爲聖  
德詩七百言尋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柱茲相  
雖蓋棺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之  
銘以葬夫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蓋無父  
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是謂在三惟其  
所在而致其忠愛焉舍此而它求雖有麗藻洽  
聞不足以爲學也而先生之所服行者在此而不在  
彼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者也唯忠能忘其身  
唯篤於自信乃可以力行也故以是行已雖朝許

而夕替所不皇恤然則士之登斯堂也居是官也  
考言觀行其亦知所擇哉昔歐公考先生之文  
嘗爲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  
衆怒爲子記此寃嗚呼旣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尚  
寃之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牲石雖地遠世後必  
有發於斯言者矣

涪州社稷壇記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則稟氣受形  
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是故先王之制饗帝則於郊祀社  
則於國凡皆以類求之其在邦國都鄙也設其社稷之壇  
社祭五土之示而配以句龍稷祭五穀之神而配以棄大抵

自中門右社而下有大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有  
州社有市社有里社有勝國之社而其社之有所有  
報者則皆與稷並祠焉然而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  
而社稷以下凡有邦有土下至二十五家之民皆得  
祠之且不特祈報於是也天地之裁陰陽之診寇戎  
之警宮室之考亦於是乎類之禰之空之鯀之或曰  
是無已瀆乎曰不然也此天之所以爲尊而地之所  
以爲親也天之高高不可得而瀆也而人依形以立  
取財以養故教民美報唯是爲切近下逮齊民無間  
也自王政不修浮屠老子與淫暱不經之祀窺見罅  
漏入操其柄乃至諂非其鬼祭踰其望天地山川而

宮室之龍蛇異類而冕服焉所謂社稷則鞠爲榛莽  
之墟守令始至與春秋祀事僅一造焉況有如涪陵  
之社則邈在西山之顛亂石衡道危不可陟望祀于  
治平佛舍然則涪視今諸郡其瀆禮爲又甚博士謝  
侯興甫來爲守慨然曰事有大於此乎度郡之東爲  
壇三成者二壇各有壝爲齋廬三楹于北墉下自日  
至而戒事月窮而畢明季春錯事其上寮吏謂是不  
可無紀則馳書以屬其竊惟不佞安足以知此顧惟  
禮壞樂廢士安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性人休利害  
之私以淆鬼神之分故因侯之請而重有感焉乃誦  
所聞請識諸牲石期來者之勿壞也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凡官寺必書前人名氏非以備故實貧博聞也大書而深刻之將使後之人習其讀而問焉必曰某爲循吏某爲廉吏某爲能吏不則曰是爲酷爲貪爲庸蓋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夫人皆有是心焉耳斯其爲懲勸不已多乎江出汶山合西南衆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故涪陵在今爲要況又郡之西南接珍黔南平諸郡民夷雜揉綏撫維難故郡守之寄在今爲不輕長沙謝與甫繇太學博士外補繼守是郡郡雖有壁記尚多刊毀博士乃稽諸郡乘訪于耆舊自孫侯熙而下得五十一人攻石而鐫

之後書其俾識其首夫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不善自見題名之凡例亦姑記氏名季位耳而賢否之在人心雖數百年猶炯炯如見然則居是官者可不思其職分之所當為者乎

常德府東湖記

或作東園

大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祥刑使者治常德府會攝守事乃寶慶三年之秋維城浚墮得城東廢地爲圃與民共之臨邛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臯矣從靖靖實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以寡陋避東門之行籍于侯都溝封弗戒歲異月殊斷潢裂壤福翳所於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徵不究曷蠹弗除溥

彼武陵城郭駮疏言垣言埭相彼闔閭彼城之隅有  
燁其湖顧謂實從風氣之儲而是陘院盍碎而肢略  
址賦文度財亦徒自朝宗門迄西南郭東西擔脩其  
廣百堵埤厚濬深剔疏沮洳信偃起仆披聳發鼓鳧  
基乃堂攸館攸宇藝之卉木沈沈渠渠爲渠十所可  
舟其下庚鄭氏樓以閉其圃鷺橋爲防以泄以猪以  
流其惡以戒不虞公與其屬于方于車疏視瀟聽志  
明體舒侯士若民于曳于婁節宣勞佚聲和氣愉自  
有宇宙山川與俱奚隱乎人今有昔無如良止健父  
畜弗紆霍然陽開何天之衢又如睽孤或豕或弘遇  
雨之吉羣陰畢驅如人心然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所



發大塗爲間不用謬迷厥初一日克已我室我廬不  
假外求隨處裕如下客不佞記事之餘請歌唐風以  
做宴娛其詩曰無已大東職思其居

瀘州贍軍田記

瀘爲郡介江洛二水間奔蹕疆場自鳳寧外帥府乾  
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  
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  
方泉實采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凶物有低昂行  
之至今徃徃一石爲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  
以病負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感行惠孚  
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爲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

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爲代之又念餉所軍儲未裕發  
七萬緡以佐之然而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  
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  
方時多事顧瞻郡國蹙蹙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  
必爲乃知清心約已何事不可爲也而余於此又重  
有感焉軍之爲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  
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廬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  
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爲師地上有  
水爲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  
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  
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

積自治兵器既匪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縣師則兵  
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  
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要盡出諸民者若虎  
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  
象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鄭康  
成諸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爲證審如其  
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  
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  
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  
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  
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

令典正如以漢筭證邦賦以莽制擬國服以沒財檢  
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  
法何恠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  
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  
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  
王政旣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  
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  
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  
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  
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爲法顧不甚簡而可  
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

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  
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  
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程子從之  
游蓋昉乎此橫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焉前倡後  
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  
爵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志  
始祠元公于春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跡  
所旣皆有祠而橫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  
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

公宣公旣各賜謚某奉使潼川遂以四先生易各爲  
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某雖不佞猥嗣記載  
爲文者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  
祠焉余表兄高瞻叔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  
告之以人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太涼其末勉之以  
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又嘆師道之不明也於是  
祠四先生于學而未張二子配焉移書其令叙所以  
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矧吾兄平然而學益父而憂  
益深記益多而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  
非族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  
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爲之記謂

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隣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白首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或聞而笑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善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益深

疑益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愈遠耳三代之王也  
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卿  
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  
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  
而教之孔孟氏沒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  
以爲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于學校  
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  
釋經之士習見其事而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  
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  
民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爲儒者之  
巨擘以決科第爲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爲用世之



要道闕有不肖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虛疑  
周公仲尼未睹此祕不有周程諸子爲圖爲書投贖  
發誓如是而爲極爲儀爲性命爲仁義禮知爲陰陽  
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  
泯憤憤無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矣猶賴諸儒  
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非扶世覺民之大務  
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  
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語言  
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爲規取利祿  
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盍相與共惟斯義  
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

於吾鄙者併僂言之

眉州捐貢院記

國朝設科取士損益隋唐之舊凡二百有七十季矣  
列郡校試寓于浮屠之館者十有七八承平日久人  
物衆多貢士之宮於是浸備而眉爲士大夫郡取士  
于鄉于大學于諸道者視他州爲多自慶元初分貢  
額于諸郡眉以三十六人益爲五十有二士之投牒  
益盛於前顧猶寓試于開元佛舍因隨就隘不謂闕  
典與劉文節公嘗議改爲迄於增廣景亦嘗度地北  
郊尋亦因仍今守黃侯申居郡之明季即學宮之側  
辟爲國寺與其旁近僧廬之廢者而東築焉東鄉爲

堂皇一爲中門三外門三南鄉爲便坐一主司之直廬十南北鄉爲試士之廡七列東鄉五列凡五百楹劉公舊廡居三之一以至庖厨府史封彌膳錄之舍下逮什器靡微弗具又外爲周墉賦文四百五十少府旣以餘法用具餼糧稱畜築煥章閣待制李公臺始訂其議至是又捐貲爲里人倡凡得錢二十萬轉運判官黃公伯因厲公摸前後所發如之不足則刑獄使者郭公正孫又發五百萬卒成之某居靖未返侯以李公之意來言曰是不可以無記子之嘗爲守於斯也以惟子請嗚呼侯所以待邦之士其誠且厚若此子所欲爲而不能也子曷敢不諾雖然每惟租

舉取士至於文已密而敝滋多法益詳而意愈薄則未嘗不深有惕焉古者閭閻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賓興衆賓之席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祠也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實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懼而抑之盛收卑近無拔雋尤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古者使民興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修於家而民自爲鄉謀故毀譽公而賢否明今以一日之長一夫之見而投之以非所素習之事授之以非所素拊之民積日累月而爲卿爲公天子所與論道經邦皆若人也嗚呼斯其爲學製學御不已多乎且六經

之書家藏而人誦之其下利而上義賤浮而貴實夫  
皆有是說也而夷攷其朝夕之所孳孳則所以治其  
國者秦漢以後郡縣迫促之規也所以修於家者隋  
唐以來科舉纂綴之業也言行心迹曉然相違而人  
不以為異蓋其說曰仕為養也為將有行也使正學  
以言稍違時律則有司之所必棄此不惟薄乎待已  
亦淺之望人矣且以言取人固非易事然而昭晰者  
無疑優游者有餘文也者命於氣立於志成於學而  
獨不可以觀人乎國初之文宗尚西崑至於仁祖之  
季詭異日甚嘉祐二年貢舉士所推許者詭異之尤  
也而歐公所取乃皆平澹爾雅之文是邦之二蘇公

尤重茲選方二公之隸于家塾而爲是學試于禮部  
而操是藝也使今之士必曰此非時所尚也而士以  
是進有司以是取不惟進不失正取不失賢繇是遠  
近聞風日改月化極于元祐之盛學醇行修歷數世  
而流風未泯然則試藝於斯致言於斯者顧瞻江山  
想像儀刑亦可以得師矣侯之沈沈其字翼翼其爲  
非徒以飾美觀也數千里而謁記於子也非徒以書  
成役也敬其事重其始所以望於吾鄙之士庶其在  
是夫侯子同郡人紹熙四年進士歷三郡守皆有德  
於民今以治行尤異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云

北園記

古者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爲之君師而王朝之  
公侯國之卿皆有師保之義焉保以安之師以教之  
然而相觀而善莫鄉里爲切近也則閭各有塾以鄉  
之大夫士里居者爲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  
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爲射爲飲則爲之遵  
入自門左席于尊東夫非惟貴爵崇禮之爲所以攷  
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家遜一國興遜孟子亦曰其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蓋出而師保萬民入而父  
師鄉里其爲成已成物則一非必曰仕而後有行也  
自田制壞鄉法廢庠序射鄉之會不復可行士大夫

由乎流俗蔽化之中非隱居遯世以獨善其身則席寵  
藉位以迫蹙民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將以先覺後  
非使之自有餘於一身也天授人以高位厚祿將以  
大治小非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也由二者而言能自  
善其身則仁遯孝弟之形猶有以善俗也自有餘於  
其家而豐已蹙民不惟民無所賴且一國之所慕而  
使之習非效尤是則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蓋仁  
遜必一家之積而貪戾則一人之爲耳斯不亦自過  
其躬乎其之病此久矣嘗以家居暇日築室鶴山之  
麓解聚友而履習焉規摹粗設而才不逮人力亦未  
賡得罪南遷又即靖之鶴山築室以尋前志士或不



鄙而辱從之然靖居天下窮處衣冠鮮少一日眉之  
走隸款門遺之書則眉之先達李公季允甫也遺之  
圖則眉之北郊公所爲北園也園東鄉中爲志堂序  
分十舍曰求仁曰立義曰復禮曰崇仁曰請益曰由  
頤曰復信曰窮理曰近思曰篤志其左南楫其右北  
埭其後爲讀書巖爲時臺臺之上爲東樓又曰極  
高明其前爲西閣爲麗澤堂堂後有方池衡從三畝  
醴二渠其下發木爲坊以豬泔之堂分三丙爲存齋  
復齋堂之左夾摘山名榜曰儒相精舍爲首齋克齋  
其右夾望臺頤津榜曰忠諫精舍爲誠齋篤齋自餘  
不可殫紀大抵自擊身履無非格言精義之著雖水

華庭艸園芳檻竹所以館之名之亦皆克自規倣匪  
宴娛之共且以書來曰吾之爲是也羣鄉之秀茂講  
道肄業其間人徃徃謂吾徒自苦不知吾儕所樂蓋  
在此不在彼今役事旣竣而未敢以記將子是屬嗚  
呼俗淪士散家自爲學而李公以耆德宿齒不自有  
餘慨然自任以仁遜孝悌之責使國人弟子咸有所  
矜式焉然則今之大夫士退而巷處者夫皆若是也  
雖古制未可遽復將不能興鄉里之化軌俗厲賢以  
給時用乎謹述舊聞以授使者爲北園記

卽州先茶記

昔先王敬共明神教民報本反始雖農耆坊庸之蜡

門行戶竈之享伯侯祖彙之靈有開厥先無不宗也  
至始為飲食所以為祭祀賓客之奉者雖一飯一飲  
必祭必見其所祭然况其大者乎眉山李君鏗為臨  
印茶官吏以故事三日謁先茶告君詰其故則曰是  
韓氏而王號相傳為然實未嘗請 命於 朝也君

曰飲食皆有先而况茶之為利不惟民生日用之所  
資亦馬政邊防之攸賴是之弗圖非忘本乎於是撤  
舊祠而增廣焉其費則以例所當得而不欲受者為  
之圍戶商人亦協力以相其成且請于郡上神之功  
狀于朝宣錫號榮以侈神賜而馳書于靖命記成役  
予於事物之變必迹其所自來獨於茶未知所始蓋

自後世典禮訛缺風氣澆漓嗜嗜好日新非復先王之  
舊若此者蓋非一端而茶尤其不可考者古者賓客  
相於之禮自饗燕食飲之外有間食有稍事有醑  
有設梁有擣醬有食已而酌有坐久而葷有六清以  
致飲有瓠葉以嘗酒有旨蓄以御冬有流荇以爲豆  
菹有湘蘋以爲釀芼見於禮見於詩則有挾菜副瓜  
亨葵菽苴之等雖葱芥菲藜薑粉脩澹深蒲落筍無  
不備也而獨無所謂茶者徒以時異事殊字亦差誤  
且今所謂韻書自二漢以前上泝六經凡有韻之語  
如平聲魚模上聲麇曉以至去聲御暮之同是音者  
本無它訓乃自音韻分于孫沈反切盛于羌胡然

後別爲麻馬等音於是魚歌二音併入于麻而魚麻  
二韻一字二音以至上去二聲亦莫不然其不可通  
則更易字文以成其說且茶之始其字爲荼如春秋  
書齊荼漢志書茶陵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  
而未設輒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從升從余而  
徐鼎目訓茶猶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陸羽茶經盧仝  
茶歌趙璘茶禁以後則遂易茶爲茶其字爲什爲入  
爲木陸璣謂椒侶菜萸吳人作茗蜀人作茶皆煮爲  
香椒與茶旣不相入且據此文又若茶與茗異此已爲  
可疑而山有樗之疏則又引璣說以樗葉爲茗益  
使讀者買亂莫知所據至蘇文忠始謂周詩記苦茶

茗飲出近世其義亦既著明然而終無有命茶爲茶者蓋傳注例謂茶爲茅秀爲苦菜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雖然此特書名之誤耳而予於是重有感於世變焉先王之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飲食之物無征也自齊人賦鹽漢武榷酒唐德宗稅茶民之日用飲食而皆無遺筭則幾於陰復口賦潛奪民產者矣其端既啓其禍無窮鹽酒之入遂埒田賦而茶之爲利始也歲不過得錢四十萬緡自王涯置使拘榷由是歲增月益場地剩茶之名三說貼射之法招商收稅之令紛紛見于史冊極于蔡京之引法假託元豐以盡更仁祖之舊旨王黼又附益之嘉祐以歲課均賦茶

戶歲輸不過三十八萬有奇謂之茶租錢至崇寧以  
後歲入之息驟至二百萬緡視嘉祐益五倍矣中  
興以後盡廢政宣之誤而茶法向仍京黼之舊國雖  
賴是以濟民亦因是而窮冒禁抵罪剽史禦人無時  
無之甚則阻兵怙彊伺時爲亂是安得不思所以變  
通之乎李君字叔立文簡公之孫文簡嘗爲茗賦謂  
秦漢以還名未曾有勃然而興晉魏之後益明於世  
道之外降者其守武陵嘗請減引價以蠲民害叔立  
生長見聞故善於其職予爲申述始末而告之

重修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九

記

潭州州學重建熱泉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蓋自漢儒始  
有先聖先師之說然而西京太學僅禹曲臺郡國雖  
立學校官而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攷諸史  
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禮者何從受之永平二年  
始詔郡縣道行鄉飲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  
祠有出闕里者矣然猶未有修廟之文也至唐武德  
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正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  
廟則廟制至是徧乎州縣矣至我 仁宗景祐寶元



慶曆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蔚然其中則  
州縣間廟學之備實此乎防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  
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  
哉古之爲庠序歲時以勗鄉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  
位竣事則及閭塾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嫻其幼而學  
也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而  
學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學越鄉遠親羣居聚食詞章之  
尚利祿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可乎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夫自孔子時而  
既然矣何責乎今之又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謂王

制既壞人心之澆訛已久生斯世也爲斯世也而可  
矣即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遠誓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  
之制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  
而降之德焉非有佗謬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  
倫之中而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闢千古如一日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所以行乎倫類者有  
能內反諸心則安有彼能是而我不能顧且誦於此  
而志鄉在彼所謂天叙天秩昭昭乎宮庭屋漏洋洋  
乎日用飲食者非視爲空談則習矣不察士滿天下  
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千載之溺者乎

國初未

有學天下惟四書院而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曆四年始建學于定王臺之北治平二年以地卑且居西北偏吳侯中復更實于東南隅祠宇齋廬既備又為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呂忠穆公發少府餘財復之會君命乃只至十四年攝守為侯光祖徙建于甘泉之上嗣守劉侯昉始以忠穆所儲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禮殿之後仍以誓古名閣更堂曰明倫堂之東西齋廬凡八閱三年而成由乾道元年劉忠肅公以後益數賢牧隨宜繕修迄于比歲參知政事曾公為禮殿為大明若無復餘憾矣而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弗治

復更新之其費取於節縮浮蠹之餘爲錢七百萬米  
四百石屬郡教授梁子強長沙縣尉陳純仁學錄舒  
高尼其事事也則以張惠楫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  
且曰昔者吾建學於夔子嘗爲記之今獨無以告于  
潭之士乎夫曰替古曰明倫公所以語人者亦切至  
矣况是邦昔號多士而又胡氏張氏父子流俗所漸  
尚安以予言爲誠使因名思義顧瞻傑閣宸翰昭回  
必思古先聖賢所傳者何事執經講席堂扁昭揭必  
思庠序學校所申者何義相與朝益莫習以循其分  
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成俗是賴推而致之位天地  
育萬物皆爲士之分也公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

其在乎公名鼎豫章人

年進士嘗歷宗正丞

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庸甚茂所去見思云

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僊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底厲積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屬劉公爲之贊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擢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圯已久僅存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爲閣其上用成都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靖曰趙張

之風烈家傳而人誦之言之祇贅而崔公之潔已裕  
民憂邊思職亦近世所罕儷也其大城西和虜連歲  
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恐久而遺忘子其爲我記諸  
顧翦焉罪矣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  
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比次其事而書之以  
復于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百四十年矣  
而獨三賢之稱不已疏乎而况吏之得祠于仕國也  
如莊周所書庚桑子事特寓爲之言耳自蜀人祠文  
翁由是桐鄉南陽涇城之祀史不絕書非其同氣而  
春秋奉嘗事已變古若夫生而繪象以配先賢則於  
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侯和之家侯因之蓋

將以表競廉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近而可證焉者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淪世數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德乎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爲人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爲吏而無德于民民將盼盼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月愒邁情偽寂寥去者非有勢利之挾也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既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之贊

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  
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觀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  
有三千卷藏之聞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  
于靖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  
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  
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  
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  
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  
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  
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



樂滋射御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  
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并暇問也五三六經之  
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  
之要也今徃徃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純  
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玄虛以爲天道  
也冥漠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  
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  
譎詭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  
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  
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實也  
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

仲穰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缺望于漢而盡覆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禘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

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  
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  
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  
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  
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况衆  
言殺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  
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  
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  
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  
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  
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

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  
舜俞必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  
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唐末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宸妃幾爲  
所殺賴長祿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  
行縣至湘鄉距縣治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公  
堂滌筆池上若有浮雲瀟然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  
久弗治藩拔碑仆紹定二年邵君自言爲宰即故堤  
遺世封略而浚治焉斷碑所勒有遠山峭崿翠凝煙  
之詩乃爲亭其上榜曰凝煙爲大門榜曰唐都督褚

公洗筆池更爲堤以緩之灌木脩蔓蒙茸蔽虧連水  
衡陳鳳山對峙實爲是邦勝處書來命記成事余惟  
感以死心爲感良以不獲其身爲明蓋感於所不係  
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見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  
實見也方楮公之俟臯長沙也臯婦之勢如燎方揚  
而轍跡所繇豪端所沾湘民之愛之殆與屈潭賈井  
儷芳齊榮况筆非有靈也水非有靈也即思而成致  
愛而存世之相復今六百載尚懍乎如在也是又奚  
感奚見而然哉許敬宗李義府諸人擠善逢惡固無  
足言李勣何爲者亦遷延獨對故陳喪邦之言自一  
忤一合而外沈立判外者信乎爲得矣歲月愒遘事

與時逝浮榮急景何翅朝菌莫葬而是心之昭昭可  
以達諸天地質諸鬼神者億萬人而一心千載而一  
日著在史冊寓諸陳跡是非邪正燎如自睫彼所謂  
得者初無毫髮加益徒起穉以自臭而忠臣良士流  
風所漸則雖殘隄斷碣過其下者屏營徬徨周視太  
息莫敢翦拜甚則尸祝而社祠之嗚呼是所謂良感  
而實見非可以幸而致也敬宗既陷忠良復軍史筆  
變亂白黑類非敬播之舊如謂劉垺之死楮公有力  
且垺子訟寃之事義府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  
如此人將公之信乎抑許季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  
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則

亦自過其躬耳矣邵君金華名閥也初聞詩書之訓  
故爲政知所先後其必謂余言然也

浦城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爲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日  
新今浦城縣故具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  
稱之鄉先生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元於  
山之麓得數畝地執卉木營圍廬爲息遊藏脩之所  
既爲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爲我發之了  
翁每惟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蓋歷在彌久  
則德盛仁孰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  
貽後詩三百聖賢憂積之所爲者十六七六藝之作

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皆坦明敷揚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纖文麗藻爲學問之極致方其季盛氣強位身志得徃徃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愒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如史所書任彥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



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鄆景純徵筆  
才不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  
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而它人亦可以奪之乎為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禘  
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  
琳紀少瑜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  
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  
隨年老曰才隨年盡雖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  
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  
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  
息游藏脩於是山也其必謂吾言然矣觀聖武公年

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嗚呼  
爲學不倦如此才可盡而文可躡乎既以復于希元  
又以自做云

寶慶府躍龍橋記

古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脩除以時非以爲觀美也  
所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亦財成輔相之  
一端云爾是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  
涸則成梁梁也者造舟爲之如秦漢以後所謂浮橋  
而其時未有橋之名也駟晨覲則修囷倉以備穡事  
水昏正則植板榦以興土功且穡事土功有國之重  
事也而梁與道實先之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

不夙戒則厲深濟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覘陳議鄭  
固不越是雖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殆不可  
以末務忽之也邵水自龍山出徑邵陵城東廣餘三  
十丈先是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而賦之邵陽新化二  
邑水惟無溢溢輒壞慶元間郡守黃夏通守李正通  
將伐石爲砥又以不便舟行而輟嘉定六年李侯直  
柄欲自爲浮梁不以賦之二邑屬役于浮屠師寶寶  
乃請疊石爲七頓而架梁其上頓之形橢方不與水  
磯其勢可久然後廣費鉅經始維艱於是發少府斤  
幣不足則吏捐奉民輸財以佐之趙侯崇度許侯成  
之嗣修不怠歲久未就寶亦引去至趙侯善其然後

七頓皆集而其一猶以里人忠訓郎蕭芾之力爲之  
若架梁之費則又夥未有以繼也李侯大謙之至節  
縮浮蠹靡廢不舉乃市材他邦庸工梓而卒成之司  
理參軍汪之幹實受役要浮暑應珂智瑩德厚參比  
其力曾未半載而板度石甃九崇麗堅緻橫空卧波秋  
毫不以病民侯曰是維龍潛重鎮今郡譙重建府號  
更新而是役適成不可無以識之乃命之曰躍龍橋  
而移書翁俾記其事維侯淳熙天官侍郎之家孫  
天官嘗以衡陽莫職兩治邵獄有德是邦後七十有  
七年而侯來爲守顧瞻邊菱益祗厥紹凡以濟人利  
物力所逮爲無敢不竭予無所措其詞也雖然嘗攷

諸周官而有感焉道路之脩職於司險廬館之備具於遺人固也而自國及野達道路守涂地敍舟車則秋官之屬分掌之其有不由道而橫行宵征不由梁而川游徑踰皆爲之厲其禁乃若不相類然蓋自大司寇至鄉遂縣士凡典獄聽訟前導驅辟莫不以通屈塞伸幽枉爲事豈序官之意固以是爲類乎然而道路橋梁人所共由至近而易察也士有抑而不達民有鬱而不伸四境之內有蕪而不治使爲守於斯者又以類而致思焉庸非職分之所當然乎又充類而思之雖天下之有溺匹夫匹婦之有不被澤者又孰非吾分乎顧今之爲吏者莫不得久於其官予懼來

者之或不皆然也敢申是義以穀無窮云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今二百二十有九年矣方爲誠  
州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朴成爲之逮大觀二年  
又改作于州之北賜田賜書教養咸備自淳熙三年  
姚明教之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  
平廖遂請修廢官以崇化美俗乃以命二衢祝禹圭  
繇是爲守者嗣修弗怠廟室廬館田租府實視舊有  
加獨教官氏名自廢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  
故參知政事蕭照隣燧嘗爲此官唯淳熙興學後始  
歷歷可考而皆未之識也天台張君先之始至愀然

曰茲不謂闕典與士亦合詞以請張君乃爲大書深  
刻而屬予記其首予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  
一詞而美惡自見者公假手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  
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予奪也而是非之良  
心人皆有之習其讀而識其人必曰某賢有行某好  
學某爲名進士某善其職不則曰是不肖不學濫於  
進而怠其事者也居是官者自修自明固不爲人作  
輟而前瞻後慮不亦修省之一助乎矧又攷諸古典  
以子衿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係而復修之則  
朝廷之卷卷是州所以望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  
之記事纂言以譁衆取寵爲足也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當先者奚事爲士而思  
所當先者奚志則興是學而立之師也亦庶幾爲無  
負矣是又張君記徃籍以望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治平四  
年周元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南陬紹興二十  
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宮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  
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  
十有三年遷學以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先生之祠  
雖寓新學而僅實諸堂隈士英請于趙侯善淇以舊  
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



佐鄉之薦紳韋布各捐金以潰于成始紹定二年之  
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  
廬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了翁雖  
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  
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峯胡  
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文  
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  
之敢辭衆君又曰先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  
子爲之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  
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  
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生之言

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  
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  
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  
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  
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軸而劈折之二程先生親得  
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無  
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辯之資流傳  
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貴之身  
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  
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

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者子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二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

殷少師祠堂記

殷商之季少師比干與箕子微子各靖其爲臣之分以自獻于先王事不必同也而發於休惕惻隱之心則一故皆得以言仁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少師之

墓蓋章善旌淑以壹民聽其事有不容緩者孔孟氏  
亟稱之亦以殷周存亡之所系耳至於後世凡諫於  
其君必曰願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嗚呼世固有  
並世而羞伍之者二人死向千載而願從之游此何  
所爲者邪曹操南遷達少師祠唐太宗適殷追命大  
師易名忠烈大臣吊祭州縣封墓李太白尉于衛又  
爲銘表之此亦非有爲爲之也古者宗廟非其鬼不  
祭山川非其望不祭而君與大夫士之所有事又各  
有等殺焉春秋以來如晉祀鮒衛祀相鄭祀周公趙  
祀董安于已非先王之舊至漢儒祭法則又多爲之  
目祀益以繁於是郡國或祠天子或祠循吏而黃帝

堯之祠徃徃見於武宣之世魏晉以後則非鬼越望  
之祀何所無之雖然是猶義起臆決久而不得不廢者  
也廣安楊侯伯洪守均州之歲爲殷少師立祠屬記  
于某閱書未竟而罔然曰紂居河內北邙南鄘東衛  
而西薄山少師紂之諸父也與國爲存亡則其卒其  
葬當不出紂都之內今均之四境則金房光化商鄧  
襄陽與紂都不相及也少師之祠於此乎何居伯洪  
又自叙其事曰恢之始至訪問古今人物長老皆言  
殷少師之裔實居此土以比干爲氏既文合二字爲  
一而音切不改吾謂少師引義盡分不惟示萬世爲  
臣之法亦以爲有國家者不用賢則亡之戒况其子

孫是州爲蕃而可以無祠其讀之竟而重有感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地人物古今後世所以爲  
性情之本也其本同故雖縣處禩越宇宙而善善惡  
惡之心未嘗不同且堯之祠宜不出平陽也桂林有  
堯山有唐帝廟舜卒於鳴條而蒼梧黃陵之祀在楚  
上虞餘姚百官之名在越禹之祠當不出安邑而會  
稽有陵有廟有元圭有窆石亦未知南巡不復何所  
考訂大抵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  
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  
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  
有發焉且乾坤之運闔闢萬古何有終極而人以耿

然之身生死乎其間近數十遠百年耳况少師雖以  
諫死而無救於宗國之亡距今幾三千年興衰治亂  
亦秋毫不相涉也而是心之靈可以立天地宰萬物  
者昭昭赫赫與天地相爲無窮乃至因其子孫之在  
吾地相與尸祝而社祠焉嗚呼是卷卷者誰實使之  
予嘉楊侯之爲是舉也足以扶世厲俗樂爲之書

均州尹公亭記

廣安楊侯伯洪夙有懷賢尚德之志比攝守竟陵自  
皮陸以來凡前哲流風所被悉表異之今守均陽蒐  
輯廢隊興校官創殷少師祠又以尹公師魯嘗謫是  
州州故有尹公亭旣爲繕修而屬予書其扁且識歲

月子惟古之人先立乎其大者大者立則小者達焉  
而已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游於藝非以文  
藝爲學之先也夫使文藝之先而本之則無是亦朝  
菌莫殊焉耳世之學者尚論先正必曰國朝之文柳  
穆倡之尹歐和之蘇曾諸賢又和之而後黜浮以實  
反駁而雅是則然矣然使是數君子惟一藝一詞之  
足稱而他無述焉則亦安能以風斯世而惟已之聽  
哉方范文正公以忤大臣黜降三諫官皆以言得罪  
而尹公坐監郢州酒稅觀其與歐公書勉以謹職遠  
酒其詞平氣和無悻悻嗾嗾之意未幾雖以將帥辟  
除歷仕西垂卒坐范黨爲羣檢所誣謫均州酒稅方



公之被誣也劉滉希時宰意將以竊賄汙公寘之必死而卒莫之得他日公與孫公之翰語移日秋毫無怨滉意孫公訝之公曰此滉不能自立之過於洙奚恨焉嗚呼充其心也雖夷齊不念舊惡殆不是過矣如公之清躬秉方聳善疾惡若推其所為將不得與斯人一日並生斯世也而可喜可怒在物而不在我孰是孰非責已而不責人蓋其省愆念德常若不及故於攻人之惡記人之過有所不暇然則即是一端其真知篤行有本者若是則世之以文藝知公者末也侯名恢嘗爲吏部架閣文字云紹定三年十二月

臨卽魏某記

心遠堂記

虞夏夫嘗誦陶元亮詩愛其心遠地自偏之句捨二  
言以名其先廬之堂屬予記之子每嘆一人之心千  
萬人之心也而所以用其心則人人殊且堯舜與人  
同耳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憂堯舜以天下未得人  
為憂禹稷亦塗人耳人思己之飢溺而禹稷思天下  
之飢溺孔氏之門人三千其起倫拔萃僅七十人而  
七十人之中又有高第焉就高第而言之季路之心  
用千乘之國冉有之心足七十里之民公西華之心  
相宗廟會同之事而曾皙浴沂詠歸其心休休然有  
非事物之所能累者矣季路之心以肥馬輕裘與朋

友共之固已絕人一等顏淵無伐善施勞又非季所  
如至於仲尼老安少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天  
地無所施其勞矣戰國之君攻城爭地不過以泄中  
國朝同列爲大欲當時之臣亦唯以齊威晉文管仲  
晏子爲極功而孟子獨慨然於唐虞三代之盛恨不  
及見仲尼而師之然則鈞是人也而心之廣狹小大  
不相遼絕矣乎夫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  
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  
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攷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  
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  
旋也著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

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在後不可  
藝極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  
而是心之明光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  
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  
溺於文藝泥於佛老沈於功利者尚爲知所以用其  
心乎况又文藝之末如纂緝駢儻佛老之教如梵唄  
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其猷之末遠抑在所不  
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爲學者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  
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未天知皆所謂心  
遠斯言也足以開徹愚近發陶公言外之意雖然知  
其一則能其餘矣退夫之有感於陶公也夫非徒爲

是觀美也愛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行之則又當得  
其所以愛之知之者而終身由之不然則子之所謂  
猷之未遠者可不甚懼矣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九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

錫山安國重刊

記

耻齋記

湘陰許德夫以耻名齋而屬予記之或曰  
曰君子且有耻與曰羞惡之心其誰無之羞  
者耻已之不善而惡者耻人之不善也君子耻  
已不善則速已之耻人之不善則內自省  
焉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耻矣曰小  
人間居爲不善是無耻也見君子則掩其  
不善非誠無耻也君子即其所耻以進於  
善小人吝其所耻以淪於惡耳且象卒然  
遇舜雖託爲鬱陶之辭而卒不能益其怙

愧之色此親為不善其中心達于面目固當爾也太康以逸豫失邦昆弟奚與而五子鬱陶忸怩若己之親為不善將無以立於兩間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末孫殷之未與也君民之責若非已事而君不為堯舜民不被澤若撻己于市推民于溝嗚呼太康之耻而五子以為子恥殷臣之耻而伊尹以為耻豈羞惡之心此有而彼無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耻已亦耻之不知之已雖有耻不自耻也雖然於其中又有內外賓主之辨焉夫所謂耻耻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不若人則知耻之若義利消長之幾

陰陽屈信之分此日用之功者而習焉不  
察則不知恥也耻一物之不知懼格物之  
未至也今虞初釋官之說旁行敷落之教  
足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耻之若帝  
王所以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此  
學問之本者或懵焉不顧則不知其可恥  
也夫惟不恥其所可恥則必恥其所不當  
恥者矣匿怨而支其人言出而躬不逮立  
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爲人役雖儒生學士口  
道先王語而不是之恥也邦有道而穀邦  
無道而富貴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一人橫  
行於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  
地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載高位食厚祿



亦不是之恥也而恥於下問恥於改過恥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恥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與予嘗與德夫又處于靖羨其質純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又當於已所獨覓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既覺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紹定四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

敬安堂記

盱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此守顛會洞徑弗寧人情疑懼吾爲之任能物官練士峙糧凡以惠無吉擾弗若者力所逮爲

秋毫無所愛也民用綏靜神罔恫怒徒以  
心勦力疲引分宜去帝臨有赫照知殿裏  
賦萬壽宮之祿以華其歸重惟勞肆之又  
一旦措諸安地食寢有節怠遊以時復心  
耳目復爲我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未易  
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遠而怠乘之則  
各吾堂曰安樂必敬子爲我書之于復以  
請曰孰與敬安之爲簡且嚴乎公曰諾哉  
子併爲記之子嘿譏是語蓋大公冊書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  
皆治心脩身之事武王得之銘于几杖盤  
鑑于帶履弓劍于觴豆于盥于戶牖而安  
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首也其

文未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傳讀之大戴氏記之况其書大較以敬為主則聖門傳心之要也是惡可以無紀予讀春秋傳最愛曰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失目官庭屋漏日用飲食推之應事接物達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斯須之頃放焉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物得以操已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焉者所以此心而根萬善者也然而常人之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則心有主而得常聚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主而德流是猶物爲主而我爲客也姑又以淺者言之祈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在

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忘之臨私朝返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則凡以避梓趨爽塞向即炎之備靡不畢陳矣嗚呼是孰爲致然邪人能充類以求隨事而察而有以真知其爲天之所命則必將踈然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佚樂之時有必不敢自畫者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現曰季之言則義愈密而詞彌約學者滋有以用其力矣公蓋深知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申言之以求是正云

通泉縣重修學記

尚論古今之孝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

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  
自二十五家之間為塾有道有德者為之  
左右師而間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莫  
習在於閭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  
也或飲射之礼或社醜之祭或歲月之吉  
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人之良心  
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困時之  
變振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既使之  
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  
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容開礼攷德問業  
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詳則去  
民愈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書法度不  
過四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

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若後世違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它不復問焉也惟縣之有學去民爲近族間校比之意猶可推行乃以期會爲大故吏終日文書敲扑間救故不瞻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秋二奠敗室寒廡頽藩壞闕縣十而九蓋去民逾近則教法反疏然則爲吏而不此之惧其爲知本乎通泉之有校官蓋自慶曆興學之初今二百年聞邑令趙天申何憇景林修廢者三至於此歲荒弗不治資中楊季穆絆始至即謀諸鄉彥曰此仕國

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  
未皇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  
入以基其役出泉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  
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爲講堂一  
齋廬入南爲大門一掖門二文明樓一東  
爲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若干  
人西爲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人  
而馳書于靖曰子爲記之予每嘆去民愈  
近者教法反踈今以近民之官而爲是其  
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后世以詞章壞士今  
以孔顏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之  
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上之游  
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至賢所傳者何事

而內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成事季穆子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夫以遠期之

靖州與賢莊記

三代教民與賢之法見於三禮者悉矣特未知養於塾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財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而未官官而未爵而未祿也何所續食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為士者固出於鄉遂之夫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為士而班孟堅所謂且耕且養者是也竊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產皆足以自食其食



雖士有常心不以飢渴之害害之然使有以目食則用行舍藏躰安志明綽綽乎滋有餘裕矧又上之人以善養之以誠求之以禮興之以實將之所以敬其事重其合益若此然則士之報禮也當何如詩曰倬彼雲漢爲意于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作人之盛至於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夫自鄉治廢田制壞士之貧窶反出農工商賈下漢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士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舉士幼而孝壯而欲行非是無進也裹糧負笈侶役夫隸人以羣趨于有司幸而升諸春官則去畿愈遠者聚糧愈艱貨田廬

貸子錢不足則失口失色於人目以求濟其欲又不足則晝而不前往而逆反士生斯世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今未能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是將誰咎與靖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爲錢萬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萬六千然僅供新土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土十之一予自遷靖食土之毛繼廩之粟六年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所未能秋毫皆帝力也而未有所報稱矧四方行理之間日至益廩之有空餐之懼念欲與土共之乃會居積行糧之餘市近郊田積三歲所入以給三邑之新舊進士爲之規約識於

碑陰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今士  
亦庶幾其無聚糧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  
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地臨其象  
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非特  
爲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  
地類也以類相親日漸月漬君子之觀是  
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疊疊洋洋何有  
窮也已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  
子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孝教諭唐  
佑之實任其事紹定四年二月辛亥臨叩  
魏某記并篆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

日爲天慶節四月朔爲天祺節二年遂詔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聖祖殿由是著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目與正至元三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恪洋之爲州夙號樂土乃自此歲阨於寇抄聖祖之象或寓佛宮臨邛高侯始至愀然曰是在令甲而襲慢乃尔即召匠計徒而更新之經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已事于明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而移書其命記成役其竊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胄緒可考漢唐以來始費尋繹在立明所書劉氏之

始雖一再見而上下傳文了不相屬故明  
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皆明無劉氏爲堯  
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疑左氏爲  
漢儒傳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亦莫所始  
自乾封追崇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知名以  
聖祖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祠殫極鉅麗  
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  
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神  
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  
觥此聖祖殿之所爲作也然而典禮之行  
有未及盡正者某待罪奉常日嘗欲條陳  
以請亦未及言今摘其切於是殿者言之  
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餘朝謁此令

也今大駕駐杭之之官吏朝謁如令而朝  
之公卿百執事則否行則皆行已則皆已  
均爲王臣也而異其事景灵宮前殿以奉  
聖祖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  
行家人礼既曰始祖則有廟祧之制設謂  
天神則有壇壝之典每月之吉奉常官吏  
行告朔之礼于太廟而景灵宮則天子以  
四孟月朝饗天月必聽朔朝廟天子所以  
稟先王之命大會群吏聽政决疑也今使  
有司行事則如勿行如謂禮不可廢則親  
行之三歲將有事於上帝則先二日告原  
廟純用俗儀先一日饗太宮乃陳礼器二  
日之間胡爲而古今迭用焉議礼制度天

子之事某職在宗祀而不及言因侯命以  
記文併識是說其後以待有司之講求云  
侯名穆字南叔 嘉定七年進士某同產  
兄也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臨邛虞侯叔平以書抵靖曰州之西直治  
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  
紆蔚為是州之望山故為浮屠之宮自隋  
廟迄今菴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授  
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菴泉有滴  
珠樹有木蓮白鶴有臺玉兔有踪中峯信  
美平雲之觀西岩翠屏萬竹之境昔山中  
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杜措立文播諸人

明名筆雖丹青剥落而筆法具在山門之外有明月橋兩山對峙危磴矗立闕道周複大殿中峙方等院之應真殿踞其后與山門直如引繩半有覆壞之憂郡人郭侯起鎮與元同遊茲山相與浩嘆若有所屬予乃僇功鳩材敗者易之堅者因之又將拓而大之或以諗予曰費大役勞君將悔焉予曰節用而不斂民雖費無傷也庸工而役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後殿欲壓更其不可支者翼之修廊達以複道前爲法堂后爲飛閣旁爲丈室僧廬庖福次第爲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爲鶴林禪寺請于今部使者厲公題其顏經于八月 訖



于明年 月

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

嘗爲我叙所以作今以屬記于子某執書  
慨然曰世無不可爲之事不可爲之時顧  
無必爲之志能爲之才耳且儒流而墨習  
若非其事時屈而舉羸若非其時而侯定  
規於立談之頃復言於暮歲之間侯之風  
力亦可槩見然而侯非若世俗之溺志於  
異端以徼福規利者之爲也侯始守長寧  
崇學校繕官宇甃修涂砥四谿清鹽筴之  
弊創貢士之宮陶覆茅之廬其守普也繕  
館城郭皆爲一新其守蓬也自學校至於  
橋梁靡不畢舉而邛豪奪戢調辟境內肅  
清又以餘力爲池臺與民樂之蓋侯視荒

第必除顛危必支苟可以從民欲者率勇  
爲之今卷卷是山亦曰一州之望而庸僧  
敗屋汗穢雜襲風氣壅底山川弗寧吾可  
坐視而弗之恤乎推是心也見善而迂有  
過而改必將如風厲雷迅不晷刻安也匹  
夫匹婦有不被澤必將如救焚拯溺不斯  
須舍也忠肅公當金湯之變不過受督府  
記檄師趣將無與乎戰守也而奮身顛行  
以社稷爲已任其后并唐鄧海泗與陝西  
新復諸郡公守外藩亦無與乎朝論也而  
以死爭之多者至有九疏嗚呼以其事則  
非已責以其時則莫我知皆無一可爲也  
而義理所關則利害禍福有不暇計是所

謂必爲之志能爲之才故願侯之充拓以  
用之於所當事者而后爲無忝焉此忠肅  
公傳心之要而亦吾州之民之願也予爲  
浮屠氏作記實助乎此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不敢忽也是用敬  
恭以承侯命云侯名方簡郭侯名正孫厲  
使者模和父名君鍾子則古鶴山魏某也  
紹定二年四月甲子記

觀亭記

靖爲州南距廣西來障湖南北邠沅辰西  
極夜郎四竟之外降自靈均代有顯人播  
之詩騷靖以晚出未嘗有顯者來惟程子  
山以忤檜居歲餘士人田氏爲作疏亭今

安氏本原闕



渠江之左僅存然已非始卜予嘗行今江  
右愛其修篁巨木嘗欲爲亭其上而未平  
大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  
積陰解駁風日熙融晴江漲流瀾々渙々  
客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  
未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  
曰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  
而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夫天之高也即日  
月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  
知有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爲暑寒月  
一東一西而爲朏望列宿更互而歲時正  
五緯羸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  
爲晦明風雨爲霜露震電此孰非至教精

義之著而人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  
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  
身與天地萬物一躰也以作八卦以叙九  
章以制律命歷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  
莫不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尔所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凡皆即夫  
人耳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  
之習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  
非是理也而水賴於陽行險而不失信剛  
中而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  
其切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久己  
莫知其奚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

如是他日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蓋觀其瀾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  
矣而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爲死生之  
說夫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  
之教人而止於是不已疏乎客曰文人之  
說未可廢也且天運周流如循環如轉轂  
而水也亦能往而復反乎曰子未睹夫陰  
陽翕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  
于娵訾陽浸而長於是乎爲雨爲水迨蒼  
龍昏見水日以往天行至於西北日月會  
于大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迨營  
室昏中水日以反蓋日趨乎北陸則朔易  
之方而始終万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



有不反生者雖五緯之有辰星亦附日而  
右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客曰三江  
九河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  
東南如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  
日息陽降則日消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  
矣子謂反既往之氣以爲方伸之氣邪賅  
諸吾心驗諸嘘吸亦莫不然學者唯當循  
循勉勉始乎下孥近思充之於深造自得  
則知幾於屈伸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世  
之口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誦先民之遺  
言陽浮夸詡而實無得於己祇以自欺焉  
耳客曰大哉觀乎盍逐以名亭仲車遂言  
曰鐫不佞請併識斯語以詵同志者紹定

四年四月甲子臨邛魏某記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爲箴以自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跂而望也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免子壽所以深自約飭亦云至矣猶以爲未足也馳書某俾申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願有質焉天命流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人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

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  
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切儀規以母誼立必  
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声怡色侍先  
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顏蓋所謂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爲  
然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  
事爲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  
長也則有鸞和佩玉竽瑟管磬以養其耳  
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興舞  
綴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  
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  
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持如特牲少牢所

謂腊俎之饌必方斫俎之心舌必去本末而午割之也凡鼎壘豆籩之不以其制獻酢酌旅之不以其節房蒸黻折之不由乎命數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鐘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席不正不坐非時如曲禮畫後畫前尚左尚右躡席踏席之別也凡尊卑少長之不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車旗器服之不殊其衰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彌道不行不敢一朝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言觀

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  
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顧出於爲賢乎子  
壽謂聖人知不可改及子壽循序而進以  
無蹈乎陵節躐等之病則善矣而子必謂  
士而不志於聖猶小而不志之海也吾非  
爲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  
之爲聖行正位而居躋者也學者則學知  
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  
以復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  
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爲  
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屢吾之  
子壽乃曰聖不可跂及不自遏其躬乎子  
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相與

共評之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京湖制置司算府寓治江陵嘗即承天院故基爲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爲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大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院即善侍中羅君章舍之故居也君章致事還荆而蘭菊叢生于堦庭人謂德行之感子爲我併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文烏之夢藻思日新其譽魯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朱异江摠嘗屬文矣近知如丁夏呂王亦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去祇足以

爲國家之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  
於史罕見其僅見者謂湘中之實荆楚之  
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後庾元規仁謝仁  
祖則猶未免爲曠逸之士惟是元溫氣豔  
翕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唯後雖謝安  
石之賢也而猶不能免君章獨以宅近囂  
塵結茅于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晏然自  
處溫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未至若有氣吞  
奸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若夫魯  
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厚為政蔡  
卞諸人首治史事魯直坐謫黔戎凡八年  
僅以徽宗初起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爲承  
天院作浮屠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

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爲幸災謗國坐徒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承望風指者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稿糞壤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岳芳簡策其爲蘭菊不已多乎况君章來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諸宮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徒居城西三里而盛弘之荊州記乃謂距城西首餘墩川爲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說則前後九三遷今承天故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名明之假其宅若有見其象貌杜子美貽詩厥第亦卷卷於短牆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雖各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



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日也承天院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兆禍不忍錄而七十二年後再勒石于故處又知以士大夫正心脩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學恐懼而不得其正祇以自遏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鞠而紉芳擷華於簡策間尚支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已予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充而大之必至於師支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爲學焉

篤齋記

廬陵戴幼學通守潭陽以職事游辱子靖博聞強志語未嘗不移晷也最後別去謁

一言以譏諸齊盧予名之曰篤切李曰盍  
爲我言其義予因記王文公云其本強大  
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  
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字從竹  
從馬先儒以爲於偏旁也哂之然予謂堅  
實尽力之義不爲不是特策馬之云誠有  
可哂耳且博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  
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祐篤親篤忠正等語  
雖有厚義然而曰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  
曰篤信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兼備  
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  
三章以此義中篇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  
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

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居曰吾觀諸易  
惟大畜有有剛健篤實之德剛健乾也篤  
實艮也欲知篤之義蓋於艮焉求之艮之  
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人惟內蔽於己外狗乎人則有非所當止  
而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吾  
止於理而已不知有己也不知有人也茲  
其爲篤熟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  
固有自靖自克惟理是止不求人知之意  
故聖賢之教博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  
而必曰篤行厚之爲義雖大而言各有條  
指也幼學曰善子爲我書其言且附斯語  
其後走也不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

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邛魏京其記

知耻齋記

孔子之言仁義雖是於易傳而魯論所記  
惟求仁之爲務若義若耻亦必言之不與  
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示  
人以惻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蓋仁  
者本心之全骸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  
耻已之不善則緩於氣類於此而有羞焉  
耻人之不善則心於戚頗於蹙而有惡焉  
耻不耻之聞而善不善之所從判於以未  
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礼義廉恥是謂四惟  
不知廉耻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  
謂不可抗而爲維者也予嘗爲相士許君

屢大記耻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其有益  
矣而未數月吳門衛君林亦以耻齋屬  
記此義不競久矣今爲士者亟稱之俗之  
興也其猶有望乎夫人之常性有善而無  
不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知而  
生智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耻言其次則  
有誠知夫善不善之正者是故耻不耻知  
不耻不見知耻不信不耻不見次其信  
則遇困恥辱而知非困啞笑而自悔者固  
多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狃  
於惡年利庄於不善矣則既爲之復耻之  
如周厲監諉秦禁偶語漢殺腹誹隋誅躡  
心本以蓋耻適以滋耻知晉趙憚董孤齊

崔毅南史衛甯畏諸侯之策苟知畏之則  
如勿爲如王允慮誘史賈充憂謚傳張濬  
避人以拜田令孜鄭縈爲相而恐爲天下  
笑苟謂可笑則速已之既昧於爲之而猶  
謂旁揜曲覆足以誣民惑世不知是非邪  
正千古一心爛然史冊近若疇昔若此之  
四君七臣祗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賢之其  
最下則拂鬚摩足舐痔嘗糞又陷溺之極  
無以議爲者惟夫昧於習俗不善而舉世  
以爲善可恥也而舉世謂無足耻此則不  
可以不辨焉夫皋稷伊傅亦人耳今也富  
貴利達以沈其不貴之軀周公仲尼吾師  
也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夷吾滅

武仲奢僭犯礼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  
高金多不至秦漢間士人乘駟懷絃誇蒼  
頭盧兒陳車馬印綬死權殉貨以詭庸夫  
孺子之爲讀史至此誰不羞道而夷攷其  
所行則有聲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  
呼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也而善不  
善異見耻不耻異情乃若此則亦何可不  
思故乎大學之傳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  
致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  
有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亦自欺者亦

坐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之善之可好也  
如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穢  
則雖萬鍾千駟之富誘其前五流三則之  
刑軀其後有必不敢為必不肯已者矣予  
非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告諸衞君與  
共同志共之



